

红楼外梦

# 红楼寒外

紫 鹃 雪 雁 卷

Honglou Zhongpu

朱浩文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外梦

# 红楼忠仆

紫鹃雪雁一卷

朱浩文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忠仆/朱浩文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7

(红楼外梦)

ISBN 7-5013-2798-X

I. 红...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764 号

---

**书名** 红楼忠仆

**著者** 朱浩文

---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e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套)

---

**书号** ISBN 7-5013-2798-X/K · 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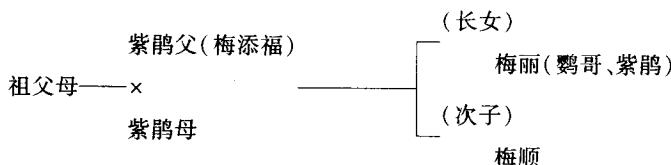
**定价** 20.00 元

# 《红楼忠仆》人物表

## (一) 本书主要人物

紫鹃（杜鹃花仙） 雪雁  
林黛玉（绛珠仙子） 贾宝玉（神瑛侍者）

## (二) 紫鹃一家



## (三) 贾氏族人

贾母 贾赦 贾政 王夫人 邢夫人 贾琏 王熙凤 李纨  
贾元春 贾迎春 贾探春 贾惜春 贾蔷 赵姨娘 周姨娘  
尤氏 秦可卿 贾瑞 贾兰 贾巧姐 贾芸 小红  
仁义（贾宝玉、紫鹃之子） 仁爱（贾宝玉、紫鹃之女）

## (四) 贾氏亲眷

薛姨妈 薛蟠 薛宝钗 薛蝌 薛宝琴 史鼎 史湘云 史超  
刘姥姥 板儿 青儿 周少爷 尤二姐 尤三姐 李婶 李纹  
李绮 邢岫烟 林如海 贾敏（林如海之妻） 甄老夫人  
甄宝玉 甄婉秋 梅翰林

## (五) 贾、史、林、薛四家奴仆

赖嬷嬷 赖大 鸳鸯 琥珀 袭人 晴雯 平儿 秋纹 麋月

李嬷嬷 周瑞家的 彩云 彩霞 翠缕 昭儿 万儿 茗烟  
王善保家的 司棋 入画 芳官 蕙香 霏雪 多官 多姑娘  
金钏 玉钏 周奶奶 红花 王嬷嬷 香菱 莺儿

## (六) 其他

警幻仙姑 空空道人 贾雨村 县太爷 妙玉 张道士  
算命瞎子 王太医 倪二 智通 智能 赵堂官 赖尚荣  
方椿 李飞 李家管家 麻子 花自芳 柳湘莲 柳宗如  
余竹君 余梅君 陶虎 何兴 冯唐 冯紫英 卫若兰  
陈也俊 卫炳兴 卫立煌 于春容 卫秋玉 喜儿 莲儿  
王俊 洪天娇 于管家 周安 坟亲杜家夫妇 杜田生  
杜美娘 谢媒婆 小神仙 张采办 谢老鸨 兴泉阿伯  
梁金生 陈阿香 胡大哥 忠王府管家 赫德 尚管家

# 目 录

## 第一回

别慈父黛玉赴京都 寓深意鹦哥重取名 ..... (1)

## 第二回

说身世悲叹同命运 添忧愁夜半难入眠 ..... (13)

## 第三回

林如海病逝扬州城 贤丫头力劝苦命人 ..... (23)

## 第四回

情切切茗烟戏万儿 意绵绵宝玉闻玉香 ..... (35)

## 第五回

砸通灵宝黛露真情 慧紫鹃梦中拾宝物 ..... (46)

## 第六回

说麒麟千里伏情缘 抛杂念一心当忠仆 ..... (57)

## 第七回

俏晴雯联手梅紫鹃 花袭人巧攀宝钗枝 ..... (67)

## 第八回

岁月逝相思情更深 试真情宝玉又痴癡 ..... (77)

## 第九回

薛姨妈戏言慰痴女 美丫头抱屈命归西 ..... (87)

## 第十回

逼读书宝玉心生厌 惊噩梦黛玉生重病 ..... (98)

## 第十一回

闻风语紫鹃惜黛玉 会鸳鸯痛斥掉包计 ..... (108)

第十二回		
焚诗稿黛玉了痴情	忠义女断然拒调遣	(118)
第十三回		
血泪尽娇花离恨去	水月庵凭吊吐心声	(129)
第十四回		
锦衣军夜抄荣宁府	贾宝玉获救出牢狱	(140)
第十五回		
冷郎君寻遍京都城	贤丫头同赴黄叶村	(151)
第十六回		
贾宝玉袒露著书情	暂离别悄赠相思豆	(162)
第十七回		
林黛玉魂归姑苏城	史湘云落难京西县	(173)
第十八回		
软硬兼施李飞逼婚	柳暗花明贵人相救	(184)
第十九回		
史小姐寄寓卫王府	贾公子出家凌云山	(195)
第二十回		
苦守灵紫鹃做帮工	起邪念王俊欲纳妾	(207)
第二十一回		
上门逼婚败兴而归	月黑风高杜家被害	(217)
第二十二回		
命不该绝紫鹃遇救星	情缘未了宝玉返红尘	(227)
第二十三回		
风云变湘云入虎口	四公子设计巧相救	(239)
第二十四回		
怡红公子梦寻忠义仆	枕霞旧友善解痴情意	(249)

第二十五回

小神仙神算巧推论 张采办得银吐真言 ..... (259)

第二十六回

涉风浪马迹终团聚 兴泉伯难舍父女情 ..... (269)

第二十七回

忠义仆墓前展心扉 卫若兰力促麒麟缘 ..... (281)

第二十八回

黄叶村宝湘拜天地 新婚夜紫鹃梦黛玉 ..... (291)

第二十九回

旧病复发湘云夭折 真情暖心宝玉重振 ..... (303)

第三十回

瓜熟蒂落紫鹃终如愿 历经万难书稿方问世 ..... (313)

第一回

别慈父黛玉赴京都 寓深意鹦哥重取名

打开传世佳作《红楼梦》，开篇就写了一桩千古未闻的罕事，说的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心中有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趁此昌明太平盛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其实列位看官有所不知，当日与神瑛侍者、绛珠仙子同下红尘了此情债者还有一人，此人就是生长在绛珠仙草旁的一株紫色杜鹃花，据说乃杜

鹃鸟啼血而成，当日在灵河岸畔虽未直接蒙受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却因两者相近，因而也曾不时地受了他些许零星露滴之旁泽，故此时时念恩于他，总想着要找个机会报答于他。这一日听说他们要幻化为人形，去那富贵温柔之乡走一遭，连忙前往警幻仙子跟前挂号备案。警幻仙子恩准了她的请求，但却明确告诉她，只因此番前往红尘，乃捎带跟随而去，自然不能成为主角。他们一个去当公子，一个去当小姐，也就只好委屈你去当一回贴身丫头了。紫色杜鹃花听后忙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是捎带而去，岂有喧宾夺主之理？惟有矢志不移，忠心跟随，当好一回仆人，方能以偿心愿。”说罢，三人携手同下红尘，各自投胎去了。

话说红尘之中有一文明之邦——华夏古国，其淮河以南有一座古城，唤作扬州。相传隋唐以来，此处即是一重要驿站，又是一座商贾云集的都市，在神州大地东南一隅，也算得上是一处繁华热闹、风光旖旎的上佳之地。据《唐阙史》记载：“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虽则寥寥数十言，描述十分简略，然其盛况已见一斑。沈括在《梦溪笔谈补》一文中也说：“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可记者有二十四桥。”扬州古城不仅白昼热闹，夜晚景色也十分迷人。有人如此描述：万家灯火，争相并照，满城丝竹歌舞，乐声沸天。再趁上月明之夜，灯月交辉，游人摩肩接踵，你推我拥，熙熙攘攘，其情其景，何等昌盛。难怪诗人杜牧留下七绝一首：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寄扬州韩绰判官》

诗人张祜对扬州之赞美也有诗为证：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纵游扬州》

如此描述，真可谓别开生面了。然赞叹不绝、传颂千古者，还有诗人徐凝《忆扬州》一首：

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说罢扬州，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如今单表数百年后，这扬州城里林如海一家。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原籍姑苏人氏，今被皇上钦点为扬州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原来这林家也曾四代世袭列候，直到了林如海这一代，才从科第出身。故林家虽系贵族豪门，却也算是书香门第。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子孙不多，除几家堂族外，并无亲支嫡派。如今林如海已年过四十，膝下只有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原本如海也有一子，不幸已于去岁夭折病亡。因夫妻二人无子，故爱女胜如珍宝，百般呵护。又见其聪明灵秀，便聘了一位姓贾名雨村的进士为西宾，专教黛玉一人读书认字。

岁月匆匆，寒暑更迭，转眼已是二年。谁知林如海嫡妻贾氏，因身患重病，不治身亡，离他而去，丢下黛玉，

无人依傍。这林如海一来公务缠身无暇顾及爱女，虽有几房姬妾，终非亲生，无甚温暖之情；二来虽有令爱女守孝三年、闭门读书之愿，但黛玉这孩子素来体质虚弱，稍受风寒，便要咳嗽发热、卧床不起，如此这等又如何能坚持三年学业？故此渐渐成了林如海的一块心病。正当林如海忧虑重重、疼爱怜惜黛玉之时，贾政修书一封送到了林家。

林如海接阅二内兄修书，得知贾家老太太思念外孙女，不日将派贴身丫头鸳鸯姑娘和女管家周瑞家的等专程南下，接黛玉进京。此举正好解他内忧，心中大喜，便命下人做好准备，单等北边来船启程。

不几日，贾家南下船只过金陵，进内江，到达扬州。鸳鸯、周瑞家的进府拜见林如海。林如海知鸳鸯乃老太太身边之人，且又专奉老太太之命前来接爱女进京，遂以礼相待，接进内府暂住。鸳鸯住了两日，得知黛玉前数日偶感风寒，迄今未愈，不能马上启程进京。鸳鸯心想，这不正是返回金陵探望自己父母的极好时机么？于是便来拜见林如海。待礼毕坐定，鸳鸯便将欲趁林姑娘养病之际，去一趟金陵之事一一稟明：一来回贾家老宅替老太太取两箱古玩书画、金银器皿带回京都；二来顺道探望一下生身父母。林如海听罢心想：此乃两便之事，岂有不允之理？于是，林如海道：“既是老祖宗的东西理应去办。只是劳累姑娘往返了。姑娘此去面见父母，不妨多待几日，我这里自会安排，不必牵挂。”鸳鸯见林如海如此顾念，心中甚喜，连忙叩头拜谢。

数日后鸳鸯回到扬州，见过林姑爷，请过安，回了话，便到内房服侍已经病愈的黛玉姑娘。过了两日，林如海进

房来看女儿。鸳鸯见是林姑爷驾到，连忙上前叩拜行礼。黛玉也想行礼时，被林如海拦住道：“女儿病体刚愈，身子骨虚弱，免礼，免礼。我们父女俩坐下说话。”黛玉这才坐下。林如海微笑着对女儿道：“闻知女儿身体业已康复，为父甚是宽慰。只是这入都之事，拖了下来。老祖宗十分疼爱外孙女，正日夜期盼着你早日进京呢。为此，为父已择定出月初二之日送女儿启程入都，不知女儿意下如何？”黛玉潸然泪下道：“女儿年龄尚小，不忍离开父亲而去。丢下父亲一人，叫女儿怎能安心？故恳请父亲恩准女儿留下。”林如海道：“为父年过四十，再无续室之意；而你年龄幼小，体质柔弱，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兄弟姐妹扶持，今得此良机入都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姐妹去，正好解我顾盼之忧，为何反云不去呢？”鸳鸯见黛玉低头不语，忙在一旁劝道：“黛玉姑娘，你父所言极是。你想过没有，你父公务缠身，难以照料姑娘；如今老太太疼爱你，派我等前来接你。姑娘此去实乃一举两得，一来可解你父亲后顾之忧；二来老太太那儿舅氏姐妹众多，读书玩要有人陪伴，生活起居又有内房丫头伺候，要是姑娘心烦了，心闷了，奴才陪你说说话，陪你戏耍，如何？姑娘应了吧！”禁不住鸳鸯连连解劝，黛玉方稍减愁思，默默地点了点头。林如海见女儿应了，心中大喜，即道：“今日离启程之日不过四五天，有烦鸳鸯姑娘一面在内房陪伴黛玉，一面可抽暇帮着王嬷嬷收拾一应物品，缺什么只管去买。”鸳鸯连忙点头称是。

出月初二这一日，林如海亲赴码头为女儿送行。却说黛玉姑娘下轿后，由鸳鸯相扶来到江边，长久地伫立在那里眺望江面上帆樯如林、乘风而驰；此刻日照江面，波光

粼粼，波纹涟漪；又见父亲默立一旁，一双枯瞳，欲哭无泪，不免让她想起离别之情，本想失声痛哭，又恐其父难以自抑，过度悲伤，一旦昏厥，如何是好？不得已，只有强忍悲伤，默默无言。然而此刻黛玉的心中早波涛翻滚。她禁不住想起自己降临人世后的遭遇：父母结婚六年后方将她生下，自襁褓至今，自己从未有一日离开过生身父亲，本想在父亲身边慢慢成长，尽情享受慈父的百般关爱，然千愁万恨的是，生活变故如此之大，才短短的两年光景，人生之大不幸即相继来临——两年前失去了弟弟，去岁身患重病的母亲又不治身亡，匆匆离他们而去。如今可怜的父亲为了让她身边有亲人照料相伴，宁可让自己孤身一人留在扬州，与女儿泣别，此时此刻怎不让她父女二人肝肠寸断！想到这里，黛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立马转身扑到父亲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紧紧抱住林如海的双腿悲泣道：“爹爹，爹爹！女儿实在不该选择这样的时刻离开你，丢下你孤身一人……”林如海老泪纵横，惨然道：“好女儿，莫这样……女儿此去舅父母家，上有外祖母、舅父母疼爱，下有众姐妹相伴，我的心里是宽慰的。惟一让我牵挂担心的倒是女儿的身子骨过于柔弱，难免会有病痛不适，届时为父已不能亲自关照和看护你了！”黛玉望着泪如雨下的老父亲，心里阵阵发酸，哽咽着道：“女儿此去，一切自会小心调护的。更何况还有外祖母、舅父母在，他们也会细心照料我的。即使有个病痛什么的，听说那里的大医院有许多名医，什么样的病不会治？爹爹完全可以放心下来。只是我一走，父亲孤苦一人，日后每日晨昏定省，还有谁来问候和宽慰你呢？爹爹，趁着女儿即将离别之际，

女儿有一事相求，还望爹爹答应……”林如海含着泪道：“女儿心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黛玉沉默再三，终于说出“千祈保重”四个字来。林如海见年仅七岁的女儿如此懂事，心中甚是宽慰，忙道：“女儿放心，为父自会保重。女儿记住，日后有人到南边来，你务必多捎书信与我，以释为父远念。”黛玉频频点头道：“女儿知道了。”林如海又嘱咐道：“为父还有一言告知女儿，你舅父母家人多事杂，各色人等均有，务必谨慎相处，自重自爱，尤不能让别人轻视了自己。我们林家虽然如今家业不旺，然毕竟是豪门后代、书香之家，并不低人一等。切记，切记！”言毕，即催促女儿登舟。鸳鸯在一旁，也怕再度引起悲伤，匆匆将黛玉扶进舱内。黛玉心中此时尚有千言万语要与父亲讲，然方寸已乱，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掩面哭泣，听凭大船起锚，先东后北离岸而去。

黛玉此番进京，根据其父林如海的安排，还随带着奶娘王嬷嬷和刚满十岁的小丫头雪雁，另有她的老师贾雨村正欲进京央托贾政谋个一官半职，便另雇船只，带了两个小童，依附同去。

大船北上，路途漫漫。一路北行，虽也经过不少繁华的城镇码头和大片阡陌相连的良田，但更多的所见却是那荒芜的原野、长满野草杂树的山沟和密密匝匝的芦苇荡，时值仲秋，秋风撼之，瑟瑟作响；每每夕阳西下，但见一队队水鸥掠过水面逐日而飞；入夜，则时而听见鹤唳长空，猿啼山谷，偶尔还有由远而近传来的声声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嗥声。这种种凄凉之景，更使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黛玉思亲之情倍增。但令黛玉宽慰的是，尽管此番她

初出远门，一路上却多亏有鸳鸯陪伴，悉心服侍，昼夜与她形影不离，不时地用贴心话安慰她，方使她能随着时日的推移，一点一点消去那积聚在心头的离情别绪。不知不觉间，一月有余，船只便顺利到达京都城郊码头。靠岸后，周瑞家的先进府去报，约两个时辰后，便有荣府的轿子和专拉行李物品的车辆赶来码头伺候。

进得府里，鸳鸯领着黛玉先到上房见过贾母。老太太一见外孙女，立时搂入怀中，“心肝宝贝肉儿”地叫着大哭起来。当下鸳鸯和侍立之人无不落泪，黛玉也哭个不休。鸳鸯见了，忙掏出手帕替黛玉拭了泪，并低声细语慢慢劝慰了一会儿，黛玉这才止了哭，拜见了外祖母。接着黛玉又在贾母指引下，一一拜见了同在上房的大舅母、二舅母、珠大嫂子，并与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相互行了见面礼。众人热热闹闹说了一会儿话，凤姐儿这才风风火火赶了来。黛玉忙又起身施礼，又吃了一会儿茶果，贾母方命鸳鸯带着黛玉坐车去拜见大舅父、二舅父。待回到贾母跟前，才见了宝玉。说来令人奇怪，二人一见如故，亲热异常。

且不细表宝黛二人因何初次见面就如此亲近，先说贾母这边同鸳鸯说话。贾母道：“此次林姑爷派何人跟随黛玉而来？”鸳鸯道：“奶娘王嬷嬷并随身小丫头雪雁。”贾母道：“王嬷嬷今年多大年纪？”鸳鸯道：“五十又五。”贾母又道：“雪雁呢？”鸳鸯道：“刚满十岁。”贾母听后，不免忧愁道：“如此说来，一老一少怎能照料好黛玉的饮食起居？更何况黛玉这孩子身子骨柔弱易病，没有一个能干的贴身丫头伺候怎么行？！”鸳鸯道：“老太太所虑极是。”贾母思忖片刻道：“这样吧，你传话下去，把我身边的鹦哥给

了黛玉，让她好生伺候。另外再给四个教引嬷嬷，两个贴身掌管钗钏盥沐的丫头、五六个专司粗杂什役的小丫头。”鸳鸯连连点头称是，又问道：“黛玉姑娘安排在何处歇息，还得请老太太示下。”贾母不假思索道：“王嬷嬷与鹦哥陪伴黛玉睡在碧纱橱内；让宝玉挪出来，由李嬷嬷并珍珠陪侍宝玉睡在外面大床上。这样两个孩子都在跟前，我也放心些。”鸳鸯忍不住笑道：“老太太如此安排极好，奴才记下了。只是唤珍珠者，老太太不是早就答应宝二爷，同意给她更名为袭人了吗？”贾母忍不住也笑道：“你看我这记性！俗话说：年龄不饶人。这话不假。如今我这记性可大不如从前了。我想起来了，花气袭人，对对对，花气袭人。想不到宝玉这孩子，还真会起名字！让袭人好生服侍宝玉，不得有误！”鸳鸯点头称是，连忙退出房去一一安排妥帖。

自此后，客居他乡的黛玉便一直由鹦哥服侍、相伴。鹦哥今年虚岁一十三岁，因其聪明俊秀、知书达理、言语温和，服侍黛玉又是那么一心一意，故不多时日便深得黛玉之爱。加之黛玉为人随和，又无半点主子架子，与鹦哥从不计较主子奴才的名分和规矩，不出月余，二人便亲如姐妹，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黛玉年龄虽小，心里的愁绪却多。如今远离亲父，暂居外祖母、舅父母家中，虽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十分亲厚，各方面照顾也很周到，但仍免不了让她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使她常常不能开怀，加之思父心切，愁绪便时不时地袭上心头。每逢此时，乖巧的鹦哥总会适时地用言语宽慰她，甚至将她历年来的所见所闻，编成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与她听，让她忘却心中的烦恼与不快，渐渐